



龙人作品集·奇功异学系列

玄功邪佛

龍人 著

伍

龙人著

玄功邪佛

卷五

奇功异学系列

人物介绍

欧阳之乎：天地间惟一一位在未出世时就被打通“任督”二脉的少年，其母被同门师兄追杀时重伤之余，得武林异人“水火双邪”所救，临死时剖腹取儿。十数年后，一位身怀“圣火神水”神功的少年出现江湖，在为母复仇的途中，他几经生死，终得到武林中人梦寐以求的武学圣典“易佛心经”与“千劫战笈”，受几位红颜知己和一位绝世灵禽之助，悟透了武学的空定之理，以绝世宝刃“天厥狂刀”称雄于天下。

邪佛上人：欧阳之乎师祖，一代武学奇才，著“千劫战笈”，弟子七男一女，因奇特的授徒方式，使弟子们心性改变，最后遭弟子暗算。

神水真君：武林奇人，以“束天绳”、“神水功”称雄江湖，十八年前丰红月剖腹取儿，临死托孤之人。

圣火天尊：武林异人，神水真君的同门师兄，以“断河剪”与“圣火功”威扬江湖。

小六林子：欧阳之乎的仇家之女，但天地间有情之人终成眷属。

丰飞星：邪佛上人八徒之一，擅长“弦月狂刀”及暗器；

丰灵星：邪佛上人八徒之一，擅长“落梅刺”及驯兽之术；

- 丰寒星：邪佛上人八徒之一，擅长“残雨剑法”及毒术；
- 丰魂星：邪佛上人八徒之一，擅长“多情戟”及迷魂大法；
- 丰易星：邪佛上人八徒之一，擅长“心碎钩”及易容术；
- 丰千星：邪佛上人八徒之一，擅长“十字鞭”及奇门遁甲；
- 丰甲星：邪佛上人八徒之一，擅长“问天玉戈”及排兵布阵；
- 丰红月：邪佛上人八徒之一，擅长“蛇剑”及“幽云步”。
- 冬青：丰红月之婢女。十八年前与主人被追杀，同另一婢女夏荷两人突出重围，各怀半部“易佛心经”，夏荷因身遭暗算，“易佛心经”被仇家所得。冬青隐居绝谷，肩负复仇重任，后遇欧阳之乎。
- 红儿：冬青之徒，被欧阳之乎暗恋已久，在“万禽大阵”中身受重伤，临死之前向欧阳之乎道出爱慕之情。
- 柳儿：欧阳之乎初入江湖所遇红颜，随欧阳之乎出生入死，历尽万险，惨遭断臂，最后成为欧阳之乎之妻。
- 唐木：邪佛上人之仆，一位在邪佛上人死后终生饲养绝世灵禽“无影鹞鹞”之人。

目 录

第一章	巨阙狂刀-----	1
第二章	借敌杀敌-----	16
第三章	刀裂邪煞-----	31
第四章	以血记仇-----	47
第五章	寄身邪门-----	61
第六章	异象千幻-----	76
第七章	不择手段-----	91
第八章	融石化冰-----	106
第九章	千劫战笈-----	122
第十章	爱恨难分-----	141

第一章 巨阙狂刀

欧阳之乎本是半梦半醒之间，脚步声一入他耳中，他立即醒了过来。

脚步声越来越近，似乎步子迈得又大又急。

欧阳之乎心道：“是谁如此急着赶夜路？”

终于，脚步声已在二十几丈外了。

此时，柳儿也已惊醒，她轻轻地拨开浓密的树叶，向远处望去，这么一看，几乎把她惊得失声叫起！

此时，天色已渐黑，但又未黑透，朦朦胧胧的尚可视物。柳儿已看清远处疾奔而来的有四个人，其中三个竟是身着金黄色劲装，与白天围攻欧阳之乎的那些人衣着一般无二。

另一个人却是横卧在一匹马上，不知为何，那匹马如此颠簸，那人却俯在马背上，一动不动，似乎全然不怕上下颠动之苦。

欧阳之乎也从树枝之间看到如此情景，也有些意外，他向柳儿打了个手势，示意她别出声。柳儿心领

神会地点了点头。

那只“无影鹞鹞”也静静地伏在欧阳之乎身边，似乎它也领悟了欧阳之乎之意。

那一行四人很快便到了岔道口。

欧阳之乎心道：“看他们的衣着，定是问天教的人，且看他们择哪一条路而行，便可以知道丰醉所言之真假了。”

那些人果然是择东边这条岔道走的，当他们经过欧阳之乎所在的歪脖子树下时，欧阳之乎轻轻地拨开挡在眼前的一簇叶子，向下望去，这么一望，把他惊目瞪口呆。

欧阳之乎赫然发现马背上横卧着的那人是一个女子，披散着秀发，从衣着上看，正是小六林子！她的一对蛾眉刺被挂在马鞍上了。

欧阳之乎心中暗道：“小六林子怎会着了问天教人的道？不知她现在是不是死是活？”

他努力分辨着，仍是无法看清小六林子是死是活，但无论如何，她的处境定是极为危险。

看着小六林子全身瘫软了一般卧在马背上，一动不动，欧阳之乎的心不由缩紧了。

他决定要出手救下小六林子，无论小六林子以后是否会找他报杀父之仇，他都要如此去做。

正当他要出手之际，那三个问天教的人却突然停了下来，欧阳之乎一惊，以为又有什么变做，忙又缩了回来。

只听得三个人中的一个鸭公噪道：“带着这么一个丫头，恐怕是无法摆脱那帮狗杂种的追踪了，倒不如一刀劈了她干脆利落。”

另一个声音尖锐如刺地道：“房大全，若是教主知道你将寻找‘无影鹌鹑’的线索给掐断了，那教主定会把你的脖子也掐断的。”

鸭公噪道：“不就一只破鸟么？我不信就那般神奇。”

先前那人又道：“那鸟神奇不神奇倒也罢了，关键是只有从它身上才能查到‘邪佛上人’的武功心法，还可以顺藤摸瓜，找出半本‘易佛心经’来，你说教主他是不是会将这只‘无影鹌鹑’看得很重？”

一直未说话的那人开口了：“你们再叽叽喳喳的，别说想立什么功，今夜恐怕就得难逃一死。”

他一说，另外二个人一子便着慌了，只听得鸭公噪一迭声地道：“这却如何是好？这却如何是好？要不，我们便择另一条路走吧。”

尖锐如刺之声音道：“择了那条路后，我们便是死了也无人能知，我看倒不如……倒不如……”大概

他的脑袋不太灵活，“倒不如”了半天也道不出个所以然来。

鸭公噪忽道：“倒不如上树一避！”

此言一出，另外二人均是一喜，欧阳之乎与柳儿却一愣，忙向里缩了缩，二人屏息凝气，大气不喘。

欧阳之乎见小六林子暂时不会有性命之忧，便放下心来，一心要看看是什么人将这三个问天教的人追得如此心神不定，惊恐万状。

只听得一声凄厉的马嘶声响过之后，“嗖嗖”二声，已有二个人影跃上了欧阳之乎与柳儿所在的歪脖子树。只是他们轻功不如欧阳之乎二人，加上他们并未想要找个地方用来躺下过夜，所以掠上树后，只拣了个枝叶茂密处一钻便了事。

如此一来，他们二人便在欧阳之乎与柳儿的身下了，上下只隔着半丈距离。

欧阳之乎见只上来二人，有些惊讶，却听得下面的鸭公噪叫道：“刘科安、汪启伏，你们二个小子便不顾这丫头了么？”

尖锐刺耳之声在树上道：“你不是早对这天仙般的小姑娘垂涎三尺么？你便搂着她慢慢爬将上来吧。”说罢，“嘻嘻”一笑。

不知为何，欧阳之乎心中一股无名之火“腾腾”

升起，他的身子便在这人上边，他极想在这人肥胖的屁股上踢他一脚，好半天，才强自忍住了。

另一个人在树上道：“你扔上来吧，我来接着。”

言罢，他双脚在一根横枝上一勾，身躯倒挂，双臂张开，作半环状。

鸭公噪道：“接好了，人家小丫头可不比你老皮老肉，一摔便成八瓣了。”

只听得他“霍”地一声，大概真的把小六林子扔了上来。倒挂着的那个人一荡，双手一张一搂，便将小六林子抱了个正着，然后双脚一用劲，翻身而上，找了一个地方，将小六林子放好。

这时，鸭公噪也趴上树来，找了个地方伏下身子。

这棵歪脖子树上一下子便有了六个人和一只鸟静静地隐匿着。

那三个问天教的人开始还低声细语，后来，便再也不敢开口了，欧阳之乎不由有些好笑。

少顷，远处又传来了脚步声，比上次更为急促。很快，脚步声离歪脖子树已只有二十丈远了。

欧阳之乎的位置不好，因为不能发出声音，所以便无法去看远处的情形了，但柳儿却能辽望远处，只

见她看了一阵子后，向欧阳之乎伸出十个手指，又收成拳头，然后又伸开，如此反复了五次。

欧阳之乎心中一动，暗道：“竟有五十人之多？是何门何派如此兴师动众？”

柳儿又转过身来，这次，她把脸一板，双目一翻。作出一副空洞木然的表情。

欧阳之乎大吃一惊，心道：“竟是无魂无魄杀手！不知‘飞魂楼’这次又有什么行动，莫非竟是要对丰甲星出手？”

转眼间，脚步声已近在眼前了。

柳儿又回转身来，双手张开，作振翅而飞之状，欧阳之乎先是一愣，接着便猜大概是血蝙蝠来了。

柳儿又把双手拢在嘴边勾成爪状，然后咧牙啮嘴，欧阳之乎顿觉一股热血涌上脑门，因为他知道柳儿“说”的是花狸猫！

花狸猫凌辱残杀香儿，欧阳之乎恨不得食其肉，吞其骨！他有一种冲动，要看一看花狸猫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恶魔。好半天，他才控制住冲动，但一双俊目已是赤红如欲喷火！

最后，柳儿一只手指指上空，然后划了一个小小的圈子，又指指自己的衣衫，然后点了点自己的鼻子。

这一次，欧阳之乎却看不懂了，他一脸茫然地看着柳儿，柳儿又比划了半天，他仍是云里雾里，百思不得其解。

柳儿见欧阳之乎难以领悟，只好作罢。

此时，“飞魂楼”的人已至岔道路口了，他们显然是循着马蹄印而来的。

当他们行至歪脖子树下时，突然有一个极为怪异难听的声音响起，只听得他道：“咦？马蹄印怎么突然变得又疏又深了？”

欧阳之乎已听出这人正是血蝙蝠！

“飞魂楼”的人一下子全停了下来。

也许下面几个问天教之人有点紧张了，不知哪位竟将树枝碰得一抖，发出“嗖嗖”之声。

血蝙蝠一声厉喝：“有人！”

柳儿不由大吃一惊……

△ △ △

△ △ △

△ △ △

欧阳之乎也惊出一身冷汗，情急之下，他伸手在“无影鹞鹞”的身上一摸。

“无影鹞鹞”便轻轻地鸣叫了一声。

叫声之后，树下边响起一片刀剑入鞘之声。

只听得一个清朗的声音道：“哈哈，说不定上面叫唤的鸟儿便是楼主一心一意要找的‘无影鹞鹞’呢！”说罢，又是一阵大笑。

血蝙蝠有些讪讪地道：“花兄是笑我血蝙蝠定力不够好么？”

被称作“花兄”的自是花狸猫，只听得他道：“不敢，不敢，我只是猜测而已，又岂是对你的定力而言？”

血蝙蝠冷哼一声，脚步声又起，沿东边那条小路渐行渐远。

方才发出声音的是鸭公噪，他见“飞魂楼”的人已远去，不由松了一口气，长吁一声，道：“好险，好险。”

倏地，一个冷冷的声音在他头上响起：“更险的在后头呢！”

鸭公噪大叫一声：“妈呀！”从那棵树上跃了下来，撒腿就跑，他几乎被欧阳之乎的声音吓破了胆！

但没容他跑出几步，眼前人影一闪，欧阳之乎已挡在他的前面，鸭公噪不假思索，“当啷”一阵响，已有一柄铁铜向欧阳之乎招呼过来，气势倒也不弱。

欧阳之乎冷哼一声，鸭公噪便觉有一股奇大之力道向自己当胸贯来，汹涌如怒涛。

鸭公噪但觉胸口一闷，向后直飘而起，竟又回到了歪脖子树下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脸色已煞白，他一着地，立即又弹身而起，但欧阳之乎已飘掠而至，伸手在他肩上一按，喝道：“坐下吧。”

鸭公噪只觉双膝一软，不由自主又坐了下来，惊惶已极地望着欧阳之乎。

欧阳之乎的“巨阙狂刀”一闪，架在鸭公噪的脖子上，向上喝道：“二位也一道下来吧，上面风大得很！”

尖嗓子的人见此情景，只好一跃而下，另一个人还死皮赖脸地不肯下来，柳儿自上而下冷不防向他背上狠狠一脚，他便直愣愣地跌了下来，幸好他反应颇快，身子尚未及地，便猛提真力，拧腰一转，才没有来个狗啃屎！

问天教的三个人惊骇地望着这棵歪脖子树，心道：“不知‘飞魂楼’在这棵树上藏了多少人马？他们又如何算准我们会爬上此树？”

越想越怕，他们已有冷汗直冒。

柳儿这才抱着小六林子轻盈而下，这时，她才看清自己抱着的是丰灵星的女儿，不由惊讶地叫了一声，望了望欧阳之乎。

欧阳之乎道：“她已明了她父亲之罪恶，又曾…

...又曾救过我，所以.....所以.....”

其实，小六林子并未曾救过欧阳之乎，但欧阳之乎知道柳儿的性子，见是丰灵星的女儿，定会出手伤她，所以才如此说，但他终不是善于撒谎之人，几句话说完，已是面红耳热了，若不是借着夜色掩饰，他便会更为窘迫。

柳儿听欧阳之乎如此一说，又断了欲一剑杀小六林子的念头，但要她抱着小六林子，却是不可能了，她把小六林子轻轻地放下，走开来。想了想，又转回去，将小六林子身上的一小块石子摸了出来，扔了。

小六林子犹如睡熟了一般，双目紧闭，气息均匀。

欧阳之乎见小六林子无事，这才放下心来。

这几个问天教的人倒比较讲情谊，见鸭公噪被制住了，并未就此逃去，但见欧阳之乎那把寒刃四射的“巨阙狂刀”架在鸭公噪脖子上，他们又投鼠忌器，只好远远地站着破口大骂，二人骂将起来，倒是一把好手，但见他们唾沫横飞，竟全无重复之辞！

欧阳之乎心头火起，“巨阙狂刀”一闪，鸭公噪的几处大穴便被刀背封住了。

另外二人一见情形不妙，便向欧阳之乎掩杀过来，一刀一枪，闪晃如电。

欧阳之乎静静地伫立着，“巨阙狂刀”斜斜立着，刀光如梦，幽深已极。

满天飞舞的刀枪之寒光已越来越近，欧阳之乎仍是一动不动，似乎对之视若未睹。

便在刀枪将及欧阳之乎之身时，“巨阙狂刀”出手了。

那两人根本未看清欧阳之乎的刀是如何递出的，便觉胸口一阵剧痛，惨叫一声，向后仰身而倒，他们的胸口，已是鲜血狂涌。

鸭公噪脸色更难看了，竟成了淡绿色！

他的嘴唇哆嗦着，喉节一上一下地滑动，似乎在费力地吞咽着什么。

欧阳之乎的刀已入了那柄竹制的刀鞘之中，他转身冷冷地望着鸭公噪，道：“你们把这位姑娘怎么了？”

鸭公噪咬着牙，一句话也不说。

欧阳之乎笑了。笑声中，他的刀已飘起，但见一片寒芒在鸭公噪的头上飘舞着，他的头发便在刀光中抛散开来，一缕，一缕……

刀光乍收时，鸭公噪已成了一个一毛不长的秃顶！上面光溜溜地泛着青光。

鸭公噪的眼瞪得老大老大，几乎要将眼眶睁破，

他已不会说话了，嘴巴像离了水之鱼般一开一合，似乎将要窒息而亡。

柳儿忽闻一股奇臭之味扑鼻而来，赶紧掩鼻，原来，鸭公噪子已被吓得屎尿齐流了。

欧阳之乎皱了皱眉，沉声道：“我数三下，你若不开口，断的就不是你的头发了。我要用刀一块一块将你身上的肉割下来，最后你将可以亲眼看到自己白森森的腿骨、肋骨……”

说到这儿，他开始数数，他数得很快：“一、二……”

“三”字尚未出口，鸭公噪便开口了，起先他只能从喉底发出一个简单的音节，但这也算是开口了，虽然是极为含糊。

欧阳之乎又一皱眉，鸭公噪眼中惊恐之色大炽，终于吐出了一个清晰的字：“怀……”

欧阳之乎长刀一闪，他的衣衫便被划开一大道口子了，欧阳之乎将手伸进他的怀中，果然掏出一包药丸来。

欧阳之乎道：“我问你话，你若说是，便夹左眼皮，听明白了吗？”

鸭公噪赶紧夹了夹左眼皮。

欧阳之乎道：“这药是不是可以救醒这位姑